

## 著 者 序 言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求真主赐福于先知穆罕默德。

本书是继“黎明时期”和“近午时期”之后的第三部分——“正午时期”的第一卷。

首先向尊敬的读者致以歉意，自“近午时期”最后一卷（第三卷）出版至本卷问世，经历了太长的时间。其间，笔者受命担任文学院院长之职，致使我无暇继续写作；在卸去院长职务之后，又需一段时间恢复，以便从思想和心理上做好自甘寂寞、承受研究之辛劳的准备。

今天终于将本卷脱稿。笔者把本卷视为对伊历 3 世纪后半期和 4 世纪的思想活动进行广泛研究的绪论。这一时期的思想活动至今仍是穆斯林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也是成果最丰硕的一个时期。笔者估计“正午时期”需用五卷的篇幅表述，其中一卷为安德鲁斯专辑。

在本卷中，笔者着重写了两个方面：

一、社会生活。因为只有在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促进学术发展的诸多因素和作者的心态之后 才能对思想生活有真正的了解。

二、思想生活的中心、各个地区学术和文学活动的性质、特点，以及著名的代表人物。这种记述是简要概括的，笔者想以此作

为其余各卷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

为了真主，我在写作中，尤其是在本书最后一部分的写作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学术史和传记类图书的作者们往往无视地区和时间的概念，他们把学术活动看成是一个整体，在为著述家、学者撰写传记时，不管年代和国别，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对作者姓名按字母表的顺序进行排列，如，他们可以把伊历 2 世纪伊拉克的艾哈迈德与伊历 6 世纪或 7 世纪埃及的艾哈迈德排在一起，这种做法给那些想把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学者分别加以研究的人，造成了无法想像的困难。

笔者在撰写本卷书的过程中，按照时间和地区顺序对学者进行描述，这样做，不仅是出于为了将学术和文学活动发展的时间、地点交待清楚的考虑，而且也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出现或形成某种学术现象的原因。例如，二重韵诗和抑扬格的诗为什么出现在安德鲁斯，而不是其他地方？玛卡梅韵文故事体裁首先在呼罗珊地区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哲学在伊拉克得到发展和繁荣更不是什么侥幸，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其内在的必然的原因的，没有这些原因，这一切便不会发生。所以，确定学术活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有助于科学地、正确地了解学术的产生和发展。这，便是笔者的用意所在。

愿真主一如既往襄助我们完成余下的工作。

艾哈迈德·爱敏

伊历 1364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五于新开罗

公元 1945 年 3 月 30 日

# 第一篇 自穆台瓦基勒时代至伊斯兰 教历 4 世纪末期的社会生活

## 第一章 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居民

突厥人——在我们所记载的这个时代，伊斯兰王国里除了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这两大民族外，又出现了另一个民族，即突厥人。突厥人对伊斯兰各民族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于伊历 218 年 / 公元 833 年继位的哈里发穆耳台绥姆，在其登基后的第二年，即伊历 220 年，从布哈拉、撒马尔罕、拔汗那等突厥斯坦及河外地区招募了大批奴隶。“这些奴隶是穆耳台绥姆用钱买来的。他给这些奴隶穿丝绸衣服，戴金腰带，充当他的禁卫军。穆耳台绥姆一共购买了 8 千名突厥奴隶，也有人说是 1 万 8 千名。”<sup>①</sup> 后一种说法更普遍。

穆耳台绥姆之所以转向突厥人，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穆耳台绥姆执政之前，在军队中服役的主要是呼罗珊人，即呼罗珊地区的波斯人。从阿拔斯王朝建立到穆耳台绥姆执政，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期里，波斯人一直是阿拔斯帝国的支柱。

① 《群星灿烂——埃及和开罗编年史》第 2 卷 第 232 页。

在禁卫军里主要是波斯人，另外还有来自穆达尔也门和赖比阿等部落的阿拉伯人，但是阿拉伯人的地位、待遇和人数都不如波斯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哈里发对阿拉伯人越来越不信任，因为哈里发认为阿拉伯人对打仗已失去兴趣，故波斯人颇受哈里发的青睐，以至麦蒙哈里发执政时，一位阿拉伯人在沙姆见到了麦蒙，便对麦蒙说：“穆民的领袖啊！你应像对待呼罗珊的波斯人那样对待沙姆的阿拉伯人！”但是，到穆耳台绥姆执政时，又开始不信任波斯人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麦蒙哈里发去世时，很多波斯军人站在麦蒙的儿子阿拔斯一边，支持他继位。这是因为麦蒙的母亲是波斯人，波斯军人的民族情绪使他们自然要站在麦蒙的儿子一边，效忠于有着一半波斯血统的阿拔斯。

据塔巴里在其《民族与帝王史》一书的记载，当穆耳台绥姆继任哈里发，人们向其宣誓效忠时，军队曾发生骚乱，军人要拥立麦蒙之子——阿拔斯为哈里发。穆耳台绥姆见状后，派人把阿拔斯请到宫中，阿拔斯便在宫内向穆耳台绥姆宣誓效忠，然后，他从宫中走出来向支持他的波斯军人说：“你们这种拥戴有什么用？我已向我的叔叔宣誓效忠了，我已把哈里发的职位交给他了。”骚乱遂得已平息。<sup>①</sup>

二、促使穆耳台绥姆招募突厥人进京的另一个原因是，穆耳台绥姆的母亲玛丽黛是粟特地区的突厥人。穆耳台绥姆本人具有很多突厥人的气质 勇猛、强悍、尚武。艾哈麦德·本·艾比·杜阿德

塔巴里：《民族与帝王史》第 10 卷 第 304 页。

说：“他能用手指把人的手腕折断。”穆耳台绥姆伸出手臂对我说，你使劲咬吧！我不肯咬。他说：“咬不坏的，我让你咬，长矛都对他无可奈何，更不用说牙齿了。”<sup>①</sup>穆耳台绥姆的突厥血统和突厥性格使他要招募突厥人进京，他确实那样做了。

穆耳台绥姆招募的突厥人越来越多，以至巴格达到处都充斥着突厥人，他们骚扰百姓，闹得鸡犬不宁。麦斯欧迪说：“突厥人在京城纵马驰骋，横冲直撞，欺凌弱小，伤害百姓，引起巴格达人的公愤，遂奋起将那些撞倒妇女、老人、孩子或盲人的突厥骑士杀死。穆耳台绥姆见状，决定与突厥人一起迁出巴格达……最终选定萨马腊<sup>②</sup>为新都地址。他从王国各地招募各种能工巧匠，运来各种花草树木，为突厥人修建了专门的营地，并让拔汗那人和艾什鲁西人与之为邻……穆耳台绥姆还赐予艾什纳斯<sup>③</sup>等突厥将领封地，取名为萨马腊的卡尔赫……”<sup>④</sup>

这些突厥人中有些是穆斯林，他们是在倭马亚时代被阿拉伯人征服后皈依伊斯兰教的。他们原来讲突厥语，后来开始学习阿拉伯语。他们以勇敢善战、坚韧不拔著称，他们同时还具有粗野、残暴的游牧本性。穆耳台绥姆为保持他们血统的纯正，迁来大批突厥妇女与突厥军人婚配，并禁止突厥人与非突厥人通婚。

① 《哈里发传》第 133 页

② 萨马腊：位于巴格达西北 124 公里处，公元 836—892 年为阿拔斯王朝首都。——译者

艾什纳斯（伊历 230 年 / 公元 845 年卒）阿拔斯王朝著名的突厥将领，奉穆耳台绥姆哈里发之命，修建萨马腊，参加过著名的阿德里耶战役。——译者

卡尔赫：巴格达郊区一古代城区名。——译者

④ 麦斯欧迪：《黄金草原》第 1 卷 第 272 页及其以后。

穆耳台绥姆使突厥人在京都站住了脚，成为阿拔斯王朝的重要支柱。伊历 223 年（公元 837 年）爆发的阿姆里耶战役中，阿拉伯人战胜了罗马人，靠的就是突厥人，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就掌握在以艾什纳斯为首的突厥将领手中。

自公元 837 年起，民族斗争中又增添了一个强劲的实力，过去的斗争是在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进行的，现在则在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之间展开。阿拉伯人在与波斯人的斗争中已处于下风，突厥人的出现使斗争更趋激烈、复杂。突厥人的矛头首先指向那些独揽大权的波斯人。从此，伊斯兰历史开始染上了突厥的色彩，在这以前很多历史事件都与波斯人有关，诸如波斯人艾布·穆斯林·呼拉萨尼、百尔麦克家族、艾勒哈桑·本·赛赫勒、艾勒法都勒·本·赛赫勒、阿卜杜拉·本·塔希尔等人；而在这之后很多历史事件又都与突厥人如艾什纳斯、伊塔赫、大布阿、小布阿、伊本·图伦等人联系在一起，因为突厥人已掌握了国家大权，他们可以所欲为了。

对突厥人的不满情绪早在他们进入巴格达时就出现了。巴格达老百姓向穆耳台绥姆报怨：“你把突厥人弄走吧，否则我们就造反了！”穆耳台绥姆说：“我有 8 万武士，你们怎么造反？”答：“我们用暗箭（指诅咒）反对你。”穆耳台绥姆说：“以真主的名义起誓，我可斗不过暗箭。”于是穆耳台绥姆为突厥人修建了萨马腊城（萨马腊意为谁见了都高兴），并迁居到该地。<sup>①</sup>

迪耳比勒·胡扎伊 曾写诗攻击穆耳台绥姆对突厥人的偏袒

<sup>①</sup> 《群星灿烂——埃及和开罗编年史》第 2 卷 第 233 页。

<sup>②</sup> 迪耳比勒·胡扎伊（公元 765—860 年）以善写讽刺诗著称的诗人。信奉十叶派。著有《诗人评传》。——译者

及庇护。甚至连穆耳台绥姆本人——这位将突厥人招募进京的人，在将波斯人对其前诸哈里发效力的情况与突厥人对他的作用进行比较之后，也不禁称赞波斯人的才干，而对后者颇有微词。据塔巴里记载，穆耳台绥姆曾召见麦蒙时代的巴格达总督艾布·侯赛因·易司哈格·本·伊卜拉欣。在与之长谈之后，穆耳台绥姆说：“易司哈格！我心中有一件事思虑了很久。”易司哈格说：“什么事，你说吧！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仆，我是你奴仆的儿子。”穆耳台绥姆说：“我看我兄弟麦蒙，他任用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很有作为。我也用了四个人，但无一人成大器！”易司哈格说：“你兄弟都用了什么人？”答：“塔希尔·本·侯赛因，这个人你见过，并听说过，其次是阿卜杜拉·本·塔希尔，这个人无人能比；然后就是你，以真主的名义起誓，你是当权者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人物；再有就是你的兄弟穆罕默德·本·伊卜拉欣，上哪里去找像他那样的人呢？而我自己呢，我重用艾夫辛，他的情况你已见到了，其次是艾什纳斯，他闹得一团糟；而伊塔赫，一无所成；瓦绥夫也是毫无用处！”易司哈格说：“穆民的领袖啊！你兄弟看问题看的是本质，他抓住了根本，枝节问题便迎刃而解，而你却是舍本求末，故无所成。”穆耳台绥姆：“易司哈格呀！你的回答比我这些年所受的痛苦还要大。”

巴格达人讨厌突厥人进出巴格达，因为突厥人给巴格达人带来的都是厄运。他们在巴格达以其铁骑撞倒无数老弱病残，即使他们迁往高图勒<sup>(2)</sup>，继而迁往萨马腊，但已给巴格达——商业和文

塔巴里：《民族与帝王史》第 11 卷 第 8 页。

(2) 高图勒：萨马腊开发前位于该地的一条河的名。

化中心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以至有人责骂穆耳台绥姆，有的圣训学家还伪造指责突厥人的圣训，以表达他们和普通百姓对突厥人的不满。他们传述说 穆圣曾说过：“突厥人是第一个掠夺我民族的人。”他们引用伊本·阿拔斯传述的圣训：“让王权，或者说是哈里发的职位留在我儿孙手中吧！直到被那些面孔像盾牌似的红脸人征服为止。”有人还引用了艾布·胡赖莱传述的圣训：“那些大脸盘、小眼睛、扁平鼻子的人一定会跑到底格里斯河畔去拴他们的战马。”<sup>①</sup>

随着突厥人大批涌入京城，同时也由于他们在战争中英勇善战，加之他们大量繁衍后代，以及哈里发对他们的支持，突厥人势力日益坐大。瓦西格<sup>②</sup>继穆耳台绥姆之后出任哈里发，于伊历 228 年 / 公元 842 年封突厥人艾什纳斯为素丹王，并给他戴上珍珠王冠和两条珍珠绶带。瓦西格是第一个敕封其将领为素丹的哈里发。<sup>③</sup>

瓦西格在位时，突厥将领在阿拉伯半岛曾多次重创当地的游牧阿拉伯人，一次在麦地那附近，一次在叶玛麦，为首的突厥将领是大布阿。起初，游牧人没把突厥人放在眼里，他们对前来求援的人说：“跟我们打仗的这些奴隶和异教徒算得了什么！凭真主起誓 让我们来教训他们吧！”但是 这些奴隶和异教徒却打败了游牧人。大布阿把他所虏到的努麦里部落的俘虏一个个地加以鞭打，被打者多达四、五百人。班师回朝时，大布阿带着很多阿拉伯部落的俘虏。这次及其它类似的事件打击了阿拉伯人在突厥人面前的自信心。

① 这些圣训引自雅古特《地理辞书》中的突厥斯坦词条。

② 瓦西格：阿拔斯王朝第 9 位哈里发 公元 842—847 年在位。——译者

③ 《哈里发传》第 135 页。

穆耳台绥姆为完成其依靠突厥人的战略，写信给他的埃及总督奈斯尔·本·阿卜杜拉，命其革去阿拉伯人在军队中的公职，并取消其俸禄。俸禄一取消，叶海亚·本·瓦齐尔·捷莱威便召集赖赫姆人和久扎姆人举事起义，他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使我们宣布起义了，因为这一举措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和生计。”叶海亚周围聚集了约 500 名起义军。穆扎法尔·本·凯德尔率兵前去镇压，在替尼斯湖大败起义军，俘虏了叶海亚，其追随者纷纷离他而去。从此，阿拉伯人在埃及的政权便消失了，埃及军队便由非阿拉伯人和释奴（麦瓦里）组成。突厥人艾哈麦德·本·突伦掌握了军权，他招募了大批突厥奴隶充实军队，突厥士兵多达 2 万 4 千余人，黑人 4 万人，雇佣军 7 千人。<sup>①</sup>

毫无疑问，这一事件削弱了阿拉伯人、尤其是在埃及的阿拉伯人的势力。

穆台瓦基勒于伊历 232 年 / 公元 847 年登上哈里发宝座。此时，突厥人进入巴格达已有 12 年了，他们已经站稳了脚根，对老百姓和整个帝国了如指掌，他们的权势已得到加强。我们看到突厥将领伊塔赫已大权在握，而他以前只不过是一个被穆耳台绥姆花钱买来的青年突厥厨师。伊塔赫骁勇异常，“先后被穆耳台绥姆和瓦西格多次提拔，掌握了许多实权。凡是穆耳台绥姆和瓦西格想要除掉的人，如穆罕默德·本·阿卜杜·麦立克、齐亚德和哈里发麦蒙的好几个儿子，不是死在他的手上，就是被其监禁起来。”穆台瓦基勒出任哈里发的时候，正值伊塔赫权力鼎盛时期：他掌管军队，

<sup>①</sup> 迪肯：《埃及总督与法官传》第 194 页，麦格里齐：《埃及志》，第 1 卷，第 94 页

马格里布人、突厥人、麦瓦里和柏柏尔人都归他管辖。此外，他还掌握着哈里发宫廷及侍从的大权。<sup>①</sup>有一次穆台瓦基勒去高图勒游玩，酒后失言，大骂伊塔赫，伊塔赫遂起了杀机。穆台瓦基勒闻知后，向伊塔赫道歉说：“你是我的父亲，是你把我养育成人。”<sup>②</sup>后来，穆台瓦基勒设计杀死了伊塔赫。但是，此举非但没能削弱突厥人的权势，反而引起了他们对穆台瓦基勒的仇恨。

国家大权掌握在突厥人手中，突厥人成了动乱的根源。他们不喜欢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但突厥人自己并不团结，他们之间派别林立，各霸一方；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他们对钱财更是贪得无厌。总之，巴格达这座“和平之城”已变得不和平了。

“一定是穆台瓦基勒已感到了突厥人造成的那令人窒息的气氛，一定是感受到了突厥人对其生命的威胁，穆台瓦基勒才产生了迁都大马士革的想法，他想去倭马亚人执政时的首都，也许在那里他能得到阿拉伯人的支持，帮他摆脱突厥人的控制。穆台瓦基勒于伊历 243 年 / 公元 857 年 即执政 11 年后，去了大马士革。但他没能在大马士革久留，据说，他在那里有些水土不服。此外，他还遇上了沙姆军人发动的骚乱，“军人们聚集起来，高喊要求得到银饷，然后拆毁武器，胡乱放箭。”<sup>③</sup>在这种情况下，穆台瓦基勒又返回萨马腊，前后历时 3 个月零 7 天。4 年之后，穆台瓦基勒被突厥人杀害。

“穆台瓦基勒本来想要摆脱突厥人，使国家重新回到原来的轨

塔巴里：《民族与帝王史》第 11 卷第 33 页。

② 同上

麦斯欧迪：《黄金草原》第 2 卷第 204 页。

道上去。但是，他的儿子孟台绥耳却支持突厥人。于是，穆台瓦基勒起了杀心，想除掉孟台绥耳，还想除掉瓦绥夫、小布阿等突厥将领及其他头面人物。<sup>①</sup>与此同时，突厥人也决心除掉穆台瓦基勒。当时的阿拔斯王朝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穆台瓦基勒成功了，突厥人的势力就会消失，波斯人将重新得势，事情便会像从前一样。但是，命运之神让突厥人胜利了，穆台瓦基勒的侍卫——突厥人巴基尔与 10 名突厥青年仆从一起执行了以小布阿为首的突厥将领策划的阴谋。他们手持宝剑，蒙面踏上哈里发的御床，巴基尔一剑刺中了穆台瓦基勒的右腰，然后又从左腰将其斩断。这时法塔赫·本·哈高尼跑上去阻拦，被人一剑刺中腹部身亡。两人的尸体用毯子裹起来，丢在宫中一天一夜，无人过问，直到孟台绥耳登上了哈里发宝座，才命人将尸体掩埋。

穆台瓦基勒之死是第一起谋杀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事件。在此之前，除艾敏哈里发是在战败后被杀之外，其他哈里发都是寿终正寝的。杀死穆台瓦基勒的不是巴基尔个人，而是突厥人。穆台瓦基勒的死，就是突厥人的生，就是他们权力的存在，同时也是向王室发出的警告：谁想当哈里发，谁就要完全听命于突厥人；谁要想与突厥人为敌，谁就是自寻死路。

这次事件以哈里发被杀和突厥人更加不可一世而告终，这以后的哈里发不过是突厥人手上的戒指，甚至连戒指都不如。他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钱币上铸上自己的名字，在聚礼日的宣教中提到自己的尊号。“后来，这就成为人们形容徒有其表、而无实

① 塔巴里：《民族与帝王史》第 11 卷，第 63 页。

际内容的人的典故，如说某人满足于铸币和演说，就是说该人徒有其名。”对此，有人这样来形容穆斯台因哈里发：他是瓦绥夫和小布阿的笼中鸟，他只能像鹦鹉学舌那样重复让他说的话。

诗人布赫图里是穆台瓦基勒哈里发的酒友和座上客，为穆台瓦基勒写了很多赞美诗。他目睹了哈里发被害的情景，写了一首描述穆台瓦基勒之死的著名诗篇。在诗中布赫图里不能直言攻击突厥人，因为他们大权在握。令他痛心疾首的是突厥人控制了整个国家，阿拔斯王朝再也不是波斯人掌权时的样子了。他仇恨突厥人、颂扬波斯人，他用诗抒发自己的情感。

布赫图里坦言自己不是波斯人，他之所以赞颂波斯人，是因为波斯人有恩于阿拉伯人，他们支持阿拉伯人的政权，为阿拉伯人效力。布赫图里的诗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首具有反阿拉伯人情绪的诗，而是在见到突厥人暴行后，对波斯人掌权时代的伤悼；是对已逝去的波斯人维护哈里发尊严、为哈里发效力时代的哭诉；同时也是对突厥人掌权后剥夺哈里发权力、任意摆布哈里发、使哈里发成为听命于他们的工具、没有任何尊严、最终惨遭杀害的痛苦呻吟。

查希兹给我们留下一封谈论民族主义情绪问题的信。该信写于突厥人登上历史舞台的初期。信是写给宰相——突厥人法塔赫·本·哈高尼的，内容讲的是有关突厥人的功绩和美德。查希兹的这封信真实地向我们描述了当突厥人成为禁卫军时，其他各族军人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军人有这种情绪，其他行业的人也有这种情绪。查希兹在信中说，他这封信是在穆耳台绥姆——把突厥人招募进京的始作俑者——在位时写的。他原想把

信交给穆耳台绥姆，但由于种种原因，信未能送到哈里发手中。查希兹没有交待是什么原因。从现象上看，宫中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都不想让哈里发看到这封信，否则，哈里发会更加偏袒突厥人。

后来，查希兹因突厥人势力日渐增大又重新写了那封信，并交给了穆台瓦基勒的宰相法塔赫·本·哈高尼。阿拔斯王朝时期，每个民族的人，都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学家、圣训学家和学者，他们大谈本民族的美德和业绩，大谈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但突厥人在这方面没有自己的文人、学者。于是，法塔赫·本·哈高尼与查希兹联手填补这一空缺，为突厥人唱起赞歌来。为此，查希兹写了这封信。为了巴结权势，也为了显示自己的修辞才华，查希兹用他的智慧、他的哲学和他的文笔，极力吹捧突厥人，全然不顾所言之事是否属实。

查希兹的信，从记述各族军人的想法及其民族情绪的角度来讲，是很有价值的。查希兹说：他不想在列举突厥人的优点之后，就去罗列其他民族的短处，为了友善和团结的目的，他只讲突厥人的功业。但实际上，查希兹以其酣畅的笔墨大摆突厥人的功绩与美德，给突厥人罩上了伟大、显赫的光环，使读者感到突厥人是最伟大的军人，是最勇敢的民族。查希兹在鼓吹和睦友爱的幌子下，以这种诡谲的手法，抬高了突厥人，贬低了其他民族的军人。

查希兹在信的开头引述了法塔赫·本·哈高尼讲的一段话说：他听见有人将穆台瓦基勒时代的军人分成呼罗珊人、突厥人、释奴（麦瓦里）阿拉伯人和拜奈威人<sup>①</sup>。法塔赫不同意这种划分，他主

<sup>①</sup> “拜奈威”——源于“子孙后代”一词，这是阿拔斯时代对建立阿拔斯王朝的功臣后裔的称谓。

张应把军人看成一个整体，而不应从种族上去划分。阿拔斯王朝的军人虽然来自不同的民族，但却有相近的亲缘关系，如：呼罗珊人和突厥人的相貌就很相近，聚居在相邻的地区，他们之间的相近之处比阿德南人和盖哈坦人<sup>①</sup>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后者都是阿拉伯人。麦瓦里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密切，因而更可视作阿拉伯人，他们在称谓上、在血亲复仇的民族习性上、在高举部落战旗的传统上，都与阿拉伯人没有二样。有这样的说法：“某民族的释奴就是该民族的成员”，“隶属关系犹如血缘姻亲”。按照这样的说法，突厥人已变成了阿拉伯人，因为突厥人是哈里发的释奴（麦瓦里）。哈里发均出自于古莱氏部落的哈希姆家族，因此，突厥人自然是具有贵族血统的哈希姆家族的释奴。查希兹引用法塔赫的原话说：“从这种意义上说 这些不同种族的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相互依存、热爱和听命于哈里发的……”法塔赫的这些话，从理论上讲是对的，但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民族主义情绪十分强烈，民族之间的对立早已深深地埋在人们的心里。

接着，查希兹又引用法塔赫的话：有人列举了各族军人的美德和业绩，唯独没有提到突厥人。该人说，呼罗珊人为自己是阿拔斯王朝的缔造者而感到自豪 他们夸耀自己说 我们聪颖、尊贵 我们是贵族的子孙。依靠我们，倭马亚人的王权垮台了。为此，我们承受苦难 我们迎着利剑 我们忠顺 我们恭谦 我们为阿拔斯王朝而死 为阿拔斯王朝而战 我们有高大的身躯、强健的体魄 我们肩膀

<sup>①</sup> 阿德南人系指汉志和内几德的阿拉伯人，盖哈坦人系指也门阿拉伯人。——译者

浑厚、额头宽阔、手臂硕长，我们的身体最适合把武器扛；我们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什么时候看到我们高擎战旗驰骋沙场，就知道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听命哈里发、支持王权、扭转乾坤；我们宽厚温和，我们机敏聪慧，我们出言谨慎，决不轻浮；不管是伊拉克的，还是汉志的文学、哲学、数学、几何学、建筑、教法和历史等诸多学问，只要经过呼罗珊人研究之后，呼罗珊人无不成为该学科的权威或泰斗。

阿拉伯人为他们的血统和犹如群星闪烁的不朽的韵诗而骄傲，为他们散文般的语言，为他们的成语典故而自豪，而这些正是那些非阿拉伯人所不具备的特点。阿拉伯人说：我们喜欢相互夸耀，喜欢攀比门第，喜欢争寻令人满意的仲裁人和勇敢的预言家；我们看不起缺陷与不足，我们喜欢炫耀美德与业绩；我们厮杀，我们打仗，完全是出于愿望，而不是恐惧。阿拉伯人对呼罗珊人的回答是：建立阿拔斯王朝的大部分将领是阿拉伯人，云云。

释奴引以为荣的是，他们是患难时可以信赖的朋友；阿拉伯人的荣耀归功于他们，因为现有的一切都是由于有了他们；他们忠顺谦恭，会服侍人——他们说——我们更像普通的百姓，人们更愿意与我们亲近，对我们也更加信任；人们愿与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能给予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怜悯……

拜奈威人说，我们原本是呼罗珊人，是阿拔斯王朝的缔造者，是最早号召建立王朝的人。我们有无可否认的在利剑、长矛之下毫不畏惧的心理素质；我们有在矛盾剑折的情况下视死如归的勇气；我们是战场上的勇士、我们身材矫健、阅历丰富；我们精通文墨，熟谙教法、历史；整个巴格达都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是哈里发的辅弼，是宰相大臣的同僚；我们生长在宫廷深院，我们学

习哈里发的礼仪，效法哈里发的举止。

接着，查希兹开始称赞突厥人的贡献。他声称，正如法塔赫所说的，各民族的军人说到底都是一家人，如：拜奈威人是呼罗珊人，呼罗珊人是释奴（麦瓦里）释奴是有隶属关系的阿拉伯人，突厥人从地理位置上讲也是呼罗珊人。因此，拜奈威人、释奴、阿拉伯人、突厥人都是同出一源。因此，突厥人的贡献就是各族军人的贡献，突厥人的光荣就是各族军人的光荣。查希兹希望，各民族的军人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心态能变得平和宽容，消除彼此间的仇恨，让生活变得不那么沉重。

查希兹用讲故事的方式为突厥人辩护。他说，在麦蒙哈里发时代就有人提出哈瓦立及派人与突厥人谁更勇敢的问题（众所周知，哈瓦立及派人是勇敢的战士，是最坚韧不拔的人）。查希兹的故事以突厥人比哈瓦立及派人更勇敢的结论而结束，因为哈瓦立及派人在打仗时虽有众所周知的十大特点，但是突厥人在这些方面都比哈瓦立及派人更胜一筹。例如，突厥人作战最勇敢，他们训练战马时，从不让战马跪下；突厥人的箭法最准，不管是射野兽、飞禽还是人，都射得又快又准；哈瓦立及派人一旦战败退却就溃不成军，而突厥人撤退时都如进攻时一样英勇，不停地射出一支支毒箭；在危难时刻，突厥人做好一切准备，随时整装待发。突厥人是牧人，是马夫，是驯马师，也是马贩子，是兽医，也是骑士，他既能长途跋涉，又能翻山越岭。突厥人在原来的国度里厮杀，既不是为宗教，也不是为解释教义，不是为国王，也不是为缴纳赋税，不是因彼此仇恨，也不是为了保卫家乡；他们厮杀只是为了抢掠。试想，有这样的民族性格，再加上宗教信仰等其他因素，其结果会怎样呢？

突厥人从根上说，是一个流动民族，他们与定居无缘，他们聪明狡黠、易于冲动；在他们看来，知足常乐就是无能，定居一处就是蠢笨，休养生息就是放纵，满足现状就是胸无大志。

查希兹接着又说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如中国人精于工艺制造；希腊人长于哲学与艺术；波斯人精通术与政治。阿拉伯人则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工匠；既不是医生，也不是会计；阿拉伯人不靠在衡器上做手脚谋生，更不能忍受屈辱，忍受屈辱无异于索要性命。阿拉伯人是沙漠的居民，荒野的主人，他们的兴趣在于吟诗、修辞、巧言善辩、玩弄文字、背记宗谱、识别星相、辨别踪迹、鉴别良马利剑、背诵口头文学、领悟客观事物、判断是非功过。突厥人的特长则表现在战场上，他们也是游牧民族，是沙漠的居民，是牲畜的主人，是非阿拉伯人中的游牧人，正如胡宰勒人是阿拉伯库尔德人一样。工艺制造、商业贸易、医学、农业都不能使其动心，植树种花、建筑施工、开挖河道、征收谷物都不是其兴致所在，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征伐、抢掠、骑马、狩猎、厮杀争霸、掠获战利、征服异乡；他们的最大兴趣就是打仗，打仗是他们的骄傲，是他们谈话的主题；他们具有慷慨好施、扶弱济贫、坚韧不拔等骑士的品质。

至此，查希兹结束了他那封被我们高度概括的长信。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异常强烈的，各民族都夸耀自己的优点与长处，如阿拉伯人以自己能言善辩和英勇善战而自豪；波斯人则以其政治与王权而骄傲；突厥人的特点是能打仗，没有引以为荣的学问和政治，也不具有先于他人的宗教，他们的本钱是武力，因而他们控制了一切。

法塔赫·本·哈高尼和查希兹想宣传军人之间要消除民族隔